

30/9/2000

會約

戀赴去是我，險搶去是不我
迪斯魯——會約的人

中

安妮老師，二十歲，洛坤人，祖籍是東北；天賦一身黝黑的皮膚，以一米七六的身高，正是打籃球、排球的料子，可是在中學時期，家貧，每天要幫忙母親割膠，誤了成時無訓，實際上並沒出賣過。這是令她深感遺憾的，父親是個酒鬼，時常把家裡的錢花光，母親說他，還要被毆打。每每想起父親的粗暴態度，真是氣忿難忍。可是，又覺得他一生受了不少苦，也有點可憐。

她到這湖邊山村來教書，已一年多了。當初在縣教育局面試後，聽說要深入山區，距學校一百公里的山村，二十多個青年男女，都搖頭咋舌；只有安妮默然點頭。原先她也確有顧慮，這湖偏僻，鬧過水災，還出現過老虎；何況與魯斯迪正在熱戀，每月總得有一兩次約會。她唯一的依據是，有一位鄰居女友與魯斯迪在這種環境中，所以，事先未徵得男友的同意，她就答應下來了。

每逢大旱，就下河取水，村民見河多次了，就把這河叫作「老安河」。

安妮聽了一怔，已經完全聽醒了。

她和魯斯迪同住一屋，各用一房，魯斯迪的丈夫在這裡的森林局任職，時常交同住，不免在兩人世界中情話綿綿。這自然惹起他對魯斯迪的思念。

這裡的家長會，為了方便老師往來，給她們配了一架摩托車，騎車常常和丈夫相隨，這車就歸安妮使用。

安妮時常到村的電話亭打電話。那亭子設在當地駐軍辦事所附近，自然有時也會同那兒的青年軍人招呼、交談；偶爾也會嘻嘻哈哈。沒想到，這也會令村民側目。

她擔任一年級的級主任，雖然學生只有二十多個，但程度參差，有的八九歲了，有的才五六歲，剛剛從幼兒園轉上來的。她理解，有些孩子跟隨父母到處剝膠，生活並不穩定，直接影響了他們的學習進度，但他們健康、純樸。她似乎從他們的身上看到自己的過去。

她深愛這班孩子，但有時也會因為個別孩子頑皮搗蛋而大發脾氣。有一回，一個男孩故意把一個女孩打哭了，她忍不往推了男孩的屁股兩下。當她匆匆冷靜下來，便感到後悔。她們心自問，似乎自從父親打了母親，她對男性便有偏見。不久，那男生的家長前來與她問罪，在教室裡大聲嚷嚷，根本不聽道歉，出了校門，又沿路罵街。接著，有關安妮老師的流言蜚語也傳開了，甚至她同軍人在電話亭交談，也被魯斯迪打為通姦，行為不端了。真是人言可畏！

魯斯迪安慰她，也批評了她，要她教書不好動情緒，更不好輕易打學生；否則，家長們就是不放心。

她心想：「愛他們一百次，只要有一次差錯，便都推翻了。」但她咬緊牙關，含著淚，不出聲。

魯斯迪是魯斯迪的教師，教學上有一套，儘管受過嚴厲，訓練學生服服帖帖，心地卻是挺善良的。她是個好媽媽！」安妮對自己說。

從此，安妮老師勸魯斯迪別進村，約會改在湖木河口。

這次他們同在湖木河口的樹蔭下談心。她向他訴苦，甚至打算辭職不幹。

「你說我的臉上有孩子氣，你的心願才是有孩子氣呢。」魯斯迪說：「你得想想，為甚麼容我動氣呢？」

「……我恨我爸爸，結果是恨了所有的男人……」

「那麼，會不會因為愛我，而愛了所有的男人？」他說，隨大笑。

「你壞！」她白了他一眼。

他任她打來性把地推去推來。

兩年前，當他們出席一個東南亞青年活動營時，魯斯迪偷偷站到她身旁，同她比身高；友

「一下個星期日（十二月三日）上午十點，在湖木河口相見。風雨不改。這是安妮老師的男朋友——魯斯迪在電話中約定的。特別強調了最後那句。這些日子以來，安妮老師總記掛著這話。

湖木河口在邦朗湖邊，距學校十公里，那兒有個碼頭。這幾天天下著雨，道路泥濘。可是，「風雨不改啊！」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日清晨，安妮老師騎著安達女裝摩托，冒雨行駛在山林小路上。她戴著頭盔，穿著牛仔裝，外加雨衣，遠遠看去，誰也認不出是個少女。

昨晚，同鄉的女教師與魯斯迪約會的會，不該冒險。可是，電話打不通。今晨，她離開住所時，魯斯迪和丈夫還在睡熟。

「確定就是了！」她盯著一雙大眼，露出整齊的牙齒，微笑著，聲音清脆又甜美。

「好吧，有甚麼困難再找我。」說罷，局長把資料交給魯斯迪，走了。

第二周，她撥個電話到勿洞邊防警察總隊告訴魯斯迪，就同魯斯迪乘坐越野車進村。在長途兩個半小時的崎嶇路上，她居然睡著了，並沒有心思欣賞這湖山的美景，更沒留意道路邊那圓的背後，就是原始森林！

車下山坡，經過一段河時，魯斯迪對她說：「這一帶有老虎

魯斯迪是北大人，有一張寬滿孩子氣的臉，倒不像是久經風浪的漁民。他承認，雖然家裡有漁船，但從來沒有真出海捕魚，他身體結實，喜歡划船游泳；他還學過武術，似乎有點懶惰；他臉皮，真頭髮，像個和尚。

有一天，縣教育局長來了電話，魯安妮老師立刻去見面，有要事交代。她請了假，騎上摩托車就去了。那大個子的局長嚴厲地看了她好一會，竟然大聲問她與當地軍人是否有甚麼不當的行為？她聽了幾乎跳起來，硬是按捺自己的情緒，問他：「……甚麼不當的行為？」

兩，此對越下越密，湖面和山丘隱隱在煙霧中。路旁的山湖，奔田下來的也盡是扶植泥沙的紅泥煉。也許山上有地方被毀了！可是，她一心想著要與愛人見面，顧不了前路的路阻了！

花兒美，
花兒香，
蝴蝶飛飛飛，
飛在花蕊前。

這是她前幾天發學生唱的歌。要是此刻的情形有這麼寫意就好。

見他這般堅決，身材魁梧的教育局長，欣喜得幾乎叫出聲來。想想她還是個姑娘，反倒勸她「三思」。

「確定就是了！」她盯著一雙大眼，露出整齊的牙齒，微笑著，聲音清脆又甜美。

「好吧，有甚麼困難再找我。」說罷，局長把資料交給魯斯迪，走了。

第二周，她撥個電話到勿洞邊防警察總隊告訴魯斯迪，就同魯斯迪乘坐越野車進村。在長途兩個半小時的崎嶇路上，她居然睡著了，並沒有心思欣賞這湖山的美景，更沒留意道路邊那圓的背後，就是原始森林！

車下山坡，經過一段河時，魯斯迪對她說：「這一帶有老虎

人趁機把他們拉在一起，從此成了朋友，並有書信來往。每次有魯斯迪在場，總能把他要緊，分別後，老是要想起他。

花兒美，
花兒香，
蝴蝶飛飛飛，
飛在花蕊前。

這是她前幾天發學生唱的歌。要是此刻的情形有這麼寫意就好。

花兒美，
花兒香，
蝴蝶飛飛飛，
飛在花蕊前。

這是她前幾天發學生唱的歌。要是此刻的情形有這麼寫意就好。



白雲點點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魯斯迪倒說：「這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廿日，日本侵略軍進佔的地方。此後各款……」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的震響！她沿湖邊走著。不，不是走，簡直是往前撲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約會

中

1/16/2000

「聽說南打那甘櫻泡在水裡，有個村婦把頭頂在頭上，披著沙眼驚命，突然山洪湧下，被急流沖走，有個青年衝去搶救，有好幾……」老婦人繼續說。女老師的心在狂跳，她知道，要是魯斯迪遇到這種情形，一定會去搶救的。他素性如此，原來也是要去當志愿者的。可情況考考上，魯斯迪，一張孩子氣的臉，穿著軍裝短髮，一眨眼，一舉動，就要說笑話，但真正幹起事來，可也不含糊。他不只一次說：「我們北大的燕子，上山打獵，下海撿魚！」

她不敢再說，一夜在閣樓上聽著那源源的兩盆和山水的怒吼，覺得很不安。她似乎夢見自己駕著機車從山坡滑下，跌入深谷，恰好掉在魯斯迪懷裡……她做了這夢，她又想那天的雨漸漸小了，她似乎是這一兩天才感到大自然

的威力。這使她更教訓，使她糾正一慣的任性……

第二天清晨，她向主人道了謝，搭了區區乘的那輛六號去北門，船在獨木河口靠碼頭，有益搭客上下，安她上岸去詢問，並沒有魯斯迪的消息。她又隨船出那打災區的碼頭。他說：「那對大救人的是一個年輕警察，來自勿洞，好壯實的小伙子，北大學生，她一心要證實，一到那洞，上上岸，就跑去電話亭，但打不通，發覺地走出來，當地人說：『電話線斷了。』」

「但願他平安！……」她在心裡祈禱。

在乘客車前往也拉市途中，看見沿路有些汽車急於路旁，大抵僻單的汽車也包括在內。

在乘客車中，有個青年說：「昨天那個救人的警察受了傷，和那個被救的農婦一同送去也拉醫院了。」

安妮迫不及得地說：「……他的名字？」

那青年搖搖頭。

「二十多歲，圓臉，紅髮，樣子有點像華人？」

「對，對！一馬來青年笑起來，想烈又糾正道：『但他講的是北大年話，』」

「那或……」

乘客車下了也拉市，在交通圈轉了一周，便在醫院門口停下。安妮老師匆匆跑過馬路，跟車的小孩子趕上來收車費。

「啊，對不起，忘了。」她把錢遞給他。

到了醫院大門，她在詢問處換了情況。天啊，魯斯迪果然在這裡，他右小腿受傷，在樓上男病室就醫，她立即奔上樓去。

醫院探訪時間未到，夜十一點才開放。這時門關著。

她在走廊走來走去，東張西望

了好一會兒，心裏實在著急。一個穿著病號衣服的青年，穿著呢大衣，她考考，把他抓住。

「啊，原來是魯斯迪！」

他幾乎要把她抱在懷裡。

「啊，你！」

「說，魯斯迪說：『……我昨天在北大年河游泳，險些喪命！』」

「去你的！安妮把他攔開，嗚呼著，撒著嘴說：『……你忘記了約會啦？……我的摩托車丟棄在路旁呢。』」

「別急，我會去救它的。」魯斯迪自豪地說：「我會救人，當然也會救車。」說罷，把他帶進病房。

她急著要看他的傷口，安妮他的右腿架起來。

「你救的人呢？現在怎麼了？」

「啊，脫險了。……在女病房裡，是個中年農婦，一魯斯迪說：『我把她的腿托上水面；她的長髮一度貼著我的眼睛，水勢太猛，又拖著一個波瀾，所以我的腳撞到了石壁上，她也被破，小兒受了傷……不要緊，只傷表皮，沒有骨折。』」

「這次風暴，泰爾多處遭殃，我們也不可倖免。」安妮聽這般說，但很安心了。

十一點，探訪時間到了，護士說：有電台記者要採訪魯斯迪。他拒絕了。可是，那個身穿無袖夾衣的記者口開進來了。他提出一連串的問題，逼著魯斯迪。

魯斯迪孩子氣的臉，此兩處應的說：「我不是去搶險，我是去赴別人的約會。」

聽的人都笑開了。

安妮覺得這話該去，心裡卻響起了那首歌：

花兒香，
蝴蝶飛，
就在花心前。

(下)
(寫於泰南)